



自然感悟
Nature series

野草离离

●
角落中的绿色诗篇

王辰 著

张瑜 绘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野草 离离

角落中的绿色诗篇

王辰 著

张瑜 绘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草离离:角落中的绿色诗篇/王辰著;张瑜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自然感悟丛书)

ISBN 978-7-100-11504-9

I.①野… II.①王…②张… III.①草类—普及读物 IV.①S56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657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野 草 离 离
角落中的绿色诗篇

王 辰 著
张 瑜 绘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504-9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定价:48.00 元

[前言]

他们如何认识世界

“这是什么花儿啊？”

当你和单纯热爱自然、乐于观察却并未能系统地学习过相关学科知识的朋友同行，当他们恰好知道你在大学读了生物学，上面那一句话，就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疑问句。无论行道树还是墙角的野草，无论挂着开业大吉的花篮还是黄昏时枯槁的老人推车贩卖的自家盆花，兴之所至，这个问题便会出现在你的耳畔。若能够回答得出，待你说出那种植物的名字，往往你会听到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第二个问题是尴尬，也是伤痛。我在大学里头，学了四年生物学，又学了三年植物学，专业是植物分类，而最基础的训练，就是识别不同的植物，并将它们按照固有体系，分门别类，归入各个级别的类群里，界门纲目科属种。然而，要回答“某个植物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的问题，在教科书里，大约十之八九找不到答案。

有一种折中的办法。如今的植物学，用国际通用的拉丁文双名法作为植物唯一的学名，例如银杏树，它的学名就是 *Ginkgo*

biloba，剩下无论是中文的银杏、白果、公孙树、鸭脚树，抑或其他国家其他语言文字的表述，那些名字统统算作邦名、俗名。我们可以通过解读拉丁词语，勉强来解释植物名字的由来——*Ginkgo*指银杏属，*biloba*指二分叉的，银杏的叶子先端经常二分叉，所以叫这个名字。

上述的解答，看似满怀科学性，实则多少有些答非所问的嫌疑。问题原本是：银杏为什么叫银杏，回答则变成了，*Ginkgo biloba*是什么意思。然而当我们自小学到大学，乃至读了研究生，我们所学习到的所谓知识，就只能做如此的解答了。没有课本也没有人，会告诉你银杏这个词语的由来，是“因其形似小杏而核色白”；更不会有人对你说，这名字相传是北宋仁宗皇帝亲口所赐。

我也见到过另一种尴尬。在花团锦簇的公园里头，小女孩问爸爸，芍药为什么叫芍药啊？爸爸说，啊，因为古代的时候，芍药可以当药材。小女孩蹙眉良久，表情凝重地问：“芍药的‘药’我懂了，可是芍药的‘芍’呢？”相似的尴尬，还有“蜡梅”被许多输入法默认为“腊梅”，大约解释为“腊月开花的梅”极其顺理成章。这些问题，无关衣食住行，可谓小而无用的细枝末节，然而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我们会骤然发觉，似乎某个环节缺失了什么东西，那些缺失，在人的心里扬起一条条浅浅的不愉快的涟漪。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如今风行的教育方式开始大行其道，人们大都难以逃脱。以西方科学为基础构筑起来的教育框架，延伸到高校的教育体系之中，进而延伸到人们的思考问题、

认知世界的方式之中——这就是何以我学了七年生物学相关课程，依旧不能解答“某种植物为什么叫某个名字”的根源所在。这种现象，我国自古以来，约莫只有当下最为显著：先秦时的青年男女，就知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秦淮河畔的艺妓，能够详细解读何为“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至如今，纵然是植物学博士，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怕是不在少数。

曾有一次，我去某个学校做讲座，讲古代人们对于植物的看法、命名、传说、历史故事，生物专业出身的教导主任一直铁青着脸，尚未听完，便转身拂袖而去。事后，学校的另一位老师悄悄告诉我：“你讲的那个，我们主任评价说：‘根本不科学！’”我想，如果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科学体系下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那么，我说的那些当然不科学。早在这所谓的“科学”出现之前，我说的那些，已然我行我素地存在许久了。

读大学的那些年我并不明了，而后来才渐渐觉得，大学学到的，所谓知识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一种方法论。一种名为“科学”的方法论。我们用某种方式，去观察、认知、感悟、记录并试图诠释这个世界，如此这般的一种方法论。于是，我天真而单纯地盼望，所谓的“科学”并不是唯一，应当还有其他的方法论存在，这样或者那样，无关乎是非对错。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大约也是这些方法论中的一种。人们用最原本的视角去观察自然，并加以解答，如今看来，那些说法或许怪力乱神，或许白痴弱智，抑或和如今的“科学”恰好不谋而合。我无意评判，只是将这些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记录整理，我想，当人们已然对西方科学熟稔于心的时候，遇到类似“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而难以解答的问题时，或许中国古代博物学的视角，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这亦是我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如今我们能够见得到太多基于西方科学体系之下的科普读物，而我只是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借中国古人的眼光，去诠释身边的自然界，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记得曾在本小说里读到，倘使青年男女携手走在路边，男子随口便能说得出一草一木的名字，界门纲目科属种，以及相关传奇故事，你的女伴定会作痴呆状，将你尊为神奇的存在。那么，我想，学习过植物分类学的孩子们，或许能做到整个要求的前一半，而我所编写的这套丛书，则希望解决后一半的问题。——因为无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也好，西方博物学或者科学也罢，最为原本的初衷，是希望人类的生活更加美好。

所以，这些絮絮叨叨的千百年前的故事，不解决吃喝问题，不涉及工资上涨或住房贷款，只是偶尔能够在人们心中的角落里，埋下一点点美好的可能性。若如此，那也便足够了。

王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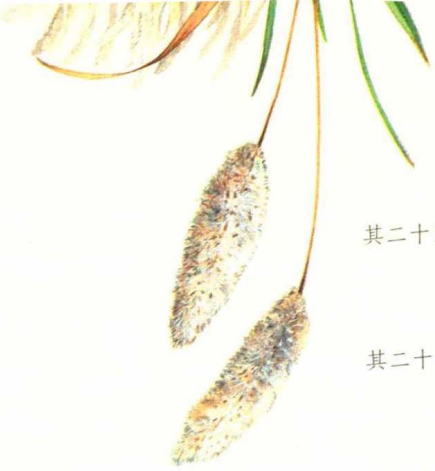
癸巳年兰月初九 子夜于京

目录

其一	车前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1
其二	葶菜	
	周原膺膺 葶茶如飴	9
其三	芥菜	
	春在溪头芥菜花	19
其四	鼠鞠草	
	茸母初生认禁烟	27
其五	藜	
	藜羹自美何待糝	35
其六	紫云英	
	自候风炉煮小巢	45
其七	野豌豆	
	正向空山赋采薇	53

其八	马蔺	
	离离幽草自成丛	63
其九	菖蒲	
	有美君子 采持而归	73
其十	葳菜	
	好撷青青荐越王	81
其十一	水芹	
	美芹由来知野人	89
其十二	苜蓿	
	天马常衔苜蓿花	97
其十三	白茅	
	白茅纯束 有女如玉	107
其十四	旋花	
	鼓子花开春烂漫	115





- 其十五 蒺藜
蒺藜满道风扬尘 125
- 其十六 菱
旋摘菱花旋泛舟 133
- 其十七 葵
朝荣东北倾 夕颖西南睇 143
- 其十八 苔菜
参差苳菜 左右流之 153
- 其十九 鸭跖草
露洗芳容别种青 163
- 其二十 薄荷
风枝露叶弄秋妍 171
- 其二十一 马齿苋
日高羹马齿 霜冷驾鸡栖 179
- 其二十二 藻
翠藻漫长孔雀尾 189
- 其二十三 菟丝子
君为女萝草 妾作兔丝花 199
- 其二十四 决明
花开无数黄金钱 209
- 其二十五 蓼
蓼花蘸水火不灭 219
- 其二十六 蓟
露重蓟花紫 风来蓬背白 229
- 其二十七 牵牛
乞与人间向晓看 239
- 其二十八 萝藦
芄兰之支 童子佩觿 249
- 其二十九 瓦松
别来秋雨苦 但觉瓦松长 259
- 其三十 苍耳
采采卷耳 不盈顷筐 269
- 后记 279



其
一

车前

采采芣苢
薄言采之



车前

古之车前，或指今之车前（*Plantago asiatica*），或指今之平车前（*Plantago depressa*），二者均隶属于车前科车前属。

今之车前，常作多年生草本，高1-30厘米，根茎短粗，具多数须根；叶基生呈莲座状，纸质，宽卵形至椭圆形，叶脉显著，基部渐狭成叶柄；穗状花序，花序梗基生，花序圆柱状；花萼绿色，4裂，花冠白色，下部合生，上部4裂；雄蕊4枚，伸出，花药白色，雌蕊1枚；蒴果，卵球形。产于我国大部分省区，生于草地、路边、水畔潮湿处。

除车前、平车前外，古人所谓车前，亦指大车前（*Plantago major*）、小车前（*Plantago minuta*）等种类。

车前之叶，聚生若莲座，卵形而具筋骨，花似细棒，生莲座间，摇摇可爱。棒端生数小花，聚若毛刷，产籽无算。车前古名“茺苢”，感春日初雷而生，雷者震也，故而宜男，妇人多采之，以期子嗣众多，宗族兴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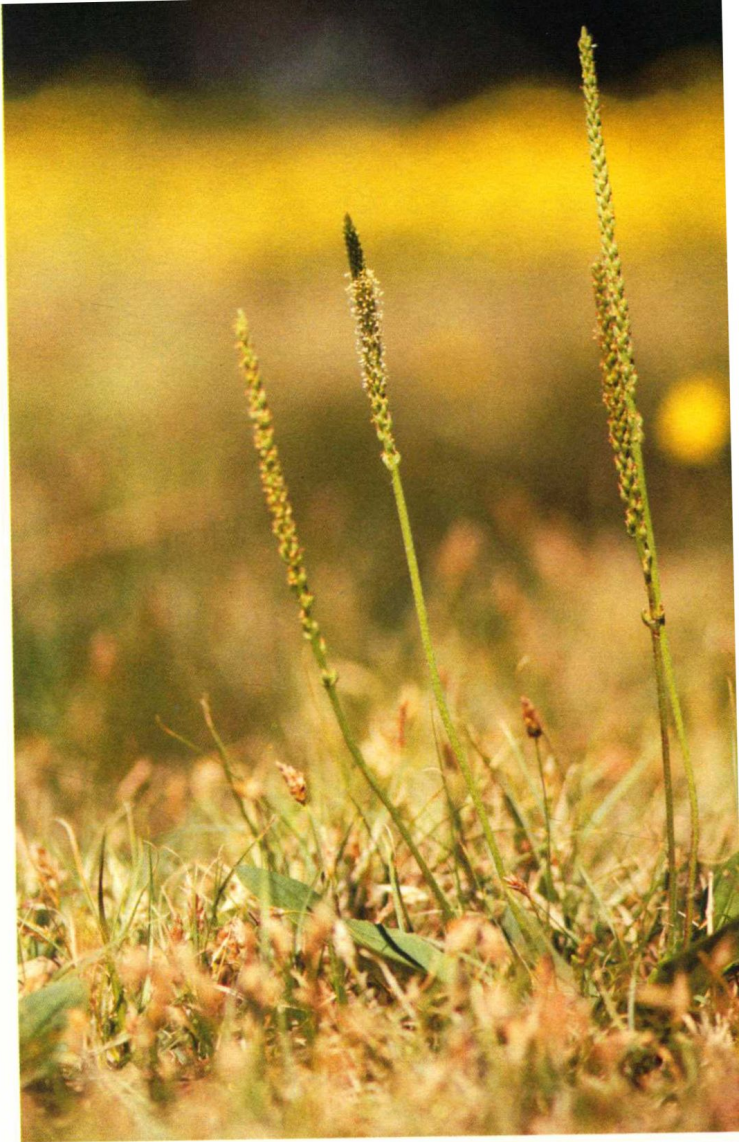
不如应是欠西施

春光旖旎，草长莺飞，姑苏灵岩山之上，吴王夫差日日沉醉于馆娃宫中。那馆娃宫铜沟玉槛，饰以珠玉，原本便是为了美女西施游息所建，又有玩花池、玩月池与之相伴。为博美人欢欣，夫差更是遣人在山间栽种了兰惠香草，并异木奇花，任由西施采撷玩赏。百花丛中，有一水直如流矢，旧名“采香径”，夫差便在这水畔芳草之间，与西施做起了名唤“斗草”的博戏。既是斗草，自然须以草为器——夫差与西施共在溪边，寻着了几枝纤细窈窕的草枝，各选一段，彼此交叉了，双手分握草枝两端，稍加力气，使两根草枝相互拉扯，若是谁的草枝先断作两截，便算是负了。——这春日斗草之戏，竟令夫差乐此不疲，也无怪唐人刘禹锡有诗讽之：“水通山寺笙歌去，骑过虹桥剑戟随。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

3

那所谓的“斗草”，不若后来生出诸多门道，渐变为文人墨客的游乐，辨识花草，述说掌故，吟诗作赋。在夫差与西施那时，全然不见如此繁复的规则——不同于后来的“文斗”，先秦时候的斗草，大约以“武斗”居多，简单明了。所选的草枝，却是有讲究的，古人所用，皆是“茺苢”之草。非止吴宫深苑，民间孩童亦于

无论在草坪、墙根或路边的荒地上，都可见到车前草生长。城市中最常见的种类是平车前，倘使将整个植株拔出土来，就会看到一条粗壮的直根，这是平车前的重要识别特征。清明过去几日，在向阳而肥沃的公园草坪里，平车前已长出穗子般的花絮[上图]，而背阴的荒地上，平车前生长得较迟缓些，仅有贴在地面的一丛叶子[下图]。



春日做此游戏，取了“芣苢”来，彼此较量，相互摩挲拉扯之间，甚至有斗草时的专属歌谣，和以节奏，似口诀一般念念有词：“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春来盈女手

用作彼此相斗的“芣苢”，便是如今的车前草了。《诗经·周南·芣苢》一节，即为民间有关于车前草的吟唱：“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袪之。采采芣苢，薄言漚之。”然而不同于孩童间的斗草玩乐，这篇悠扬规整的诗歌，却更多地被后人看作妇姑相唤、同去采摘车前草时吟唱的短句。

5

妇人们钟情于车前草的缘由，北宋陆佃称，车前草籽“善疗孕妇难产及令人有子”。男尊女卑，若其籽有利于诞下男婴，便无怪乎古时妇人们争相采摘。医家以为车前子强阴益精，令人有子，而方术之士却有着另一番堂皇的理由——车前草初生之时，恰逢春雷乍现，故而《神仙服食经》中言，车前子乃“雷之精”，雷者，八卦之震卦也，主“长男”，妇人服食，易怀长男，可保宗族兴旺。

相传《周书·王会》中有言：“芣苢如李，出于西戎。”此后便即传出芣苢之实形如李子，食之宜子孙之说。东晋郭璞为正名实，作有《芣苢赞》：“车前之草，别名芣苢。王会之云，其实如李。名之相乱，在乎疑似。”古时采食李子，亦有助于生男，车前草和李子只因效用相似，竟在形态上也一度为人混淆；或曰车前草

叶形似李叶，与果实无涉。幸而先秦时的妇人们认得清车前草，白居易称“茼蒿春来盈女手”，因着四海清平，战火不兴，妇人方才希冀生出男婴，于是那偏爱车前草的“采采茼蒿”之句，也被看作了国泰民安的象征。

二千里外寄闲人

唐人张籍亦喜爱车前子，偶染眼疾之时，友人遥寄车前子至，张籍感念远赠良药之德，乃作诗记之云：“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彼时以开州所产车前子为良，又须五月采集，不可误天时。李时珍称，前诗所言，足以见车前子可治眼疾，但需与他药相辅。倒是欧阳修真个得益于车前子之药效——欧阳修曾患腹泻暴下之症，虽有国医，而不能治，夫人乃购市井偏方一帖，服之而愈，所用即车前子是也。

然而归根结底，民间百姓对于车前草的喜爱，依旧是因这常见野草可作时蔬。《救荒本草》中详录了车前草之姿态：“春初生苗，叶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长及尺余，又似玉簪叶稍大而薄，叶丛中新擢莖三四茎，作长穗如鼠尾，花甚密，青色微赤，结实如葶苈子，赤黑色。”如此细致的描摹类比，只为令人识别无误，采之而作菜茹。虽自魏晋以来，民间自有食用车前草叶之法，甚至专门栽种了，剪其叶以为食，但每每语焉不详，唯以“今野人犹采食之”记述而已。《救荒本草》却说得细致：采嫩苗叶焯熟，水浸去涎沫，淘净，油盐调食。——如此吃法，至今民间亦有。



图
说

大车前分布较广，潮湿处常可见到。在台湾南投县“忘忧森林”林间湿地边[左图]，以及香港长洲岛人为刻意栽植的花盆中[右图]，都有大车前的身影。

牛遗马烏最寻常

车前草因常见于路边车道之间，故而得名。古时驱车，或马或牛，沿路踩踏便溺，于是车前草也随之有了牛遗、马烏、当道等别名，又因近水湿地之中，别有一种车前草叶片硕大，蛤蟆可藏匿其下，又名蛤蟆衣或虾蟆衣。如今不只牛马，城市之间连泥土小径也难寻见，但车前草却常以坚忍不拔之态，于沥青路面的裂痕之中，或石砖相接的缝隙之间，我行我素般拱出头来。今人所谓车前草，按植物分类而言，需辨车前、平车前、小车前、大车前诸类，识别要点之一，便是看地下根系——有径直粗壮的主根，抑或仅有散乱细弱的须根，此乃重要区别特征。于是修习植物课程时，往往

将车前草连根拔起观看，但生于缝隙中的植株，却又偏偏不那么容易拔出，于是能否准确识别，便取决于拔草的力道与手法。如今想来，倒是对车前草满怀歉意。

然而人们对于野草又能怀有何等的愧疚之心呢？于我幼年之时，车前草近乎随处可见，也就自然而然成了顽童的玩具。如古人那般斗草，我们倒是从未尝试过——并非不斗草，只是不选车前草罢了，通常选用加拿大杨的叶柄，此游戏称作“拔根儿”——后来听说华中地区，真个有孩子以车前草直挺的花序斗草为乐，我还着实诧异了一下子，心里默念“古之人不余欺也”。相比之下，我们的游乐更加简单：摘下车前草的叶片，叶柄断口处，沿叶脉总能残留一两根甚为坚韧的细丝，将细丝向下拉扯，叶片上端便随牵连而前屈，如点头状。由此之故，小孩子将车前草称作“磕头草”，闲来无事，揪下两片叶子迫使其“磕头”，是大多数孩子都懂得的简易游戏。

如此寻常的野草，反而令我心生倦怠，春日见着一派蓬勃，却也提不起精神，无心驻足观望，不愿高看一眼。直至许多年后，除夕正午时分，我正在归属于香港辖区的一座离岛上游荡，忽而望见人家门口，凌乱摆放的许多花盆之中，有一株硕大康健的车前草——那想必是刻意栽种的，与各色花木的待遇相仿，一株车前草独享整个花盆，于是叶片宽大起来，花序也扬眉吐气一般，硬挺得理直气壮。那一刻我骤然在心里涌出些许酸涩：满眼尽是南国风物，偶见此草，恍若他乡得遇故知。在除夕潮闷湿冷的海风中，我与花盆里的车前草相顾无言，我想起小时候“磕头草”的游戏，却终究未舍得摘一片叶子下来。